朱子文集

10
125.46
Sy978k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125.46Sy978k

書時事 出處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管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鄰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為隣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

2722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來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諭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充急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分明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頗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自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丈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賴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以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不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號有一後生親見即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

前謗遂報諸入罪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使乎向嘗蒙喻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定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一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已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牽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榷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奠

道生責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權之想亦是
別無堂畫廳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
且如此暗行貸劾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
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
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援例行
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必遼緩之不
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
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
爲如何稍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頗及
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十二人無禮教
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睹是令人憤懣
伏想尚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楠苗尚可救否此中燥
濕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
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
意又患此小米穀爲他處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
餓之憂一遽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
近聞未嘗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關米
米不可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欄米及遣人來收糴
此二策者不過救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
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
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
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一無所問此最爲得

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郡彦在建與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二公雖俱然幸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憲之建劒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為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来饑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下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饑濟城中又浜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為一路之計算其長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賑竭此可深慮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不令得般販）村米無致將来闕食生事（大凡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舡入界乃為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温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来如他處米来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未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日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為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弃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
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部弊得商榮者
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技之
徒隷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
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入其勢不可以不起
但亦止可過爲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
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入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
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窗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
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廂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
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爲計耳聞沙縣宰頗有
才南劍推官趙師淵劍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
劍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

平徐戎進退可也比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
盡力樸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
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効重作施行以謝其
人仍訪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
人心不令別致騷擾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
令人於地頭散帖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
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欠闕其次須有將有兵
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
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
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在軍軍向來
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

有忌憚之所不及相見煩爲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
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
行下建劒云恐上流州郡鬪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
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
販糶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
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憲衝突東北憲響應此間諸公
只宋侯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
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
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翰便託渠先發此
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能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窓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
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
閱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
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不損其數亦
不爲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
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
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
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
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
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既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約
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
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
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已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

所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
目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
實也庸闇疎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
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往年之罪亦惟
并實之也官自運米斃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解而歸兩
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招拾發
舉官吏乃劾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
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
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采
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垂下
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
子詘詘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

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又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
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
踴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大息也諸公
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
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
公兩篇當爲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
不可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
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
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以此若遷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
別作一眼自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
看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
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意以爲先其所載必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閔卹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絶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又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心有鄙懷冒凟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者

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絶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禀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儒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默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久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意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爲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爲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廬帥王希呂奏虜爲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月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爲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脩城浚汴持爲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頻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軋動於

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慝避位之章舉朝僉阿相狥爲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爲明主忠言以指姦佞裨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爲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匊善深求已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爲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創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啼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一不暇顧也又況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瞚眡之怒固無諸公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

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待知照不覺
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循常脩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稚今或已在道矣虜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耎慣習燕安廟堂無經遠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又不自聊李孫之憂恐不在於顓吏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并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公其見語後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

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熹更不敢贅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寵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寇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求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

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猶分宇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謦欬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況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閽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讜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

可畏者反未有處意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主聽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命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爲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救只得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士識字體者僦那取正其墨水濬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滅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聞中今亦尚有旁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吏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舉利錢已是不及向來

官責之數又失來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臨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録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籮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歎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偕易及此愧悚亡已欽矣舊政固有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救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閉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無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爲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譏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

懼向若頑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憙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賑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憙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生

注釋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憙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憙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汗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功處多不蒲入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并攻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

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或遂真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翰欽夫說曾點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爲魚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己意說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爲過當非獨此事爲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鄙意稚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爲換却數學易傳議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盜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爲不以州縣窘乏爲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缺已是不免等第科責凡此皆與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尚敢高明更加詢究籌其利弊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字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爲所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以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爲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爲病而其禍且上及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信鄉是則致道之行而反以招之此稷下其陵所以基坑焚當台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所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今不

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錯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爲下策雖宋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漏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埃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安作未能有補於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牘悉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又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又孟子說梁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伏恭大事電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

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惟論盲出駭人聞聽瓌人心術疆者唱弱者和浮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待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陽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一而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遺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亦如此錄示鹽策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攏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鈆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潛必相見面議也此久亦甚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己也但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優游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拘而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得朝廷及

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傳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經行裁損明之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贓法則只此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究索預爲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州客鈔發下州官不給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發而不受鹽者或自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爲討

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六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末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眞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斷批幸無今日之憂又高教後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已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皆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循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大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後幷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高若

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意自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者亦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府已有流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棄此亦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及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踈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判即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亢宜向見子直道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判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親自監臨讎那字數減庶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真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踈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

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難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實未嘗得水露惠澤殆與化外蠻獠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節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便往往皆能造爲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寃苦之情無路上達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阻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宰

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不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永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齊賢

熹伏奉賜教并審郎日秋陽尚驕台候萬福不勝感慕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既非今

日之急而其條目很多亦有非喜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改和糴及減河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然此事乃在使司審熟討論而後可發非一旦倥傯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積年逋欠一切禁繫次第責令重納此爲大害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其以條具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羞損之甚之鄉使之未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麥蔓菁羊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糴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效連日隨衆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太半焦赤若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今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柰何使還具禀臂病猶未能

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闊踈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得仰奉刻聖眞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戢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歲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表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寢有旨趣熹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爲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量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踣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衷不謂今日眞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隆寶衛丙濟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兩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堪悲惱日

覺恆悸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為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卜燭幽隱力沮邪議儻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為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為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二

丑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庶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來價皆高恐不及元料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十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糴十二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

未可指集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
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儹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
戶尤多恐用米數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左很狽矣欲乞
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
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 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
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神吐
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比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
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幸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
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
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
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
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
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自徧請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見本末伏
望留慈取以奏聞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
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爲
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按迹山林不容復
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
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遠
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
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姻嬖以爲植黨之計
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

言然熹之慊慊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
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奬借
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黜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褒
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
晩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
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疎遠
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一起輒仆
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
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邊巡引去切聞進
呈之際參政猶欲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正
臣子爲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取未
狀申省待罪并具劄目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聖念使
熹便即得罪而江西不又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外餘責者
莫大於此熹幾收之乘榆有以來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
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
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　七月十一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
建寧之境又聞徑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爲所食哭泣
相聞無所逃訴自惟命薄尤窮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
善達甲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而丞相賜書開喻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為處分則熹之孤踈只合杜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半及今乃能一出循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為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冬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禄今適其年資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近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覩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二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州卿自處易簡而丞相以為簡卒悍而表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簿治簡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猶急自度亦必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備述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

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煞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為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誠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溺隔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擢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鹽務添倅或簽幕之屬仍屬熹為白稟昨來怱怱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儻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太監求存亦云向来蒙恩奏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去意有乞垂照未能自脫乃欲為左右言之良覺可笑伏惟玄度有以容之

答劉漕書

熹平生戇拙無以適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用過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奏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羅拱衰朽起奉明詔而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開諭又復懇悉引義慷慨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歛衽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聰知申諭趣行有

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遁耳祠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戊申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嘗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爲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嫌曲尚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劾而彼黠已升內擠於心尚覺未免七九擊帶之嫌況於他人豈容尸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託以爲號令此何名也哉又況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快快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掌頗有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以籍口則非獨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敢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率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通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僕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又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笑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天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耙菊苦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與不是小事奉告老

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箇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蹋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

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悖出之理萬一果
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
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
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
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説話處向來子
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
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
勝忽忽説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
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
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諭丁寧
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
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
敢復申其説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
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
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
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
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
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
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
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
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顧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表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老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望冀爲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己酉五月二十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夫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於治而外則寇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當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進諫詞以賛除用之喜往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案責此相輕之甚謂兄必不能爲辭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文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頃因見扣之狀槩錄呈區區畢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弊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躐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妄晩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非此乃不犯手勢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

南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源而窒其流恐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作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為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采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吏之必速為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如此辦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

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盤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月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不諸公之意非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文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嘗向有一說欵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均數無幾重者得輕而元無着所增亦不至重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爲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後

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平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辭矣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日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劉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歉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闇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皐皇汲汲而坐

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以待且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祇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鐫諭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虔兢誠宜即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諒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諫議之官若蒙陶鑄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眞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於恕幸幸甚甚　熹皇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　己酉十一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仲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久擬階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為敷奏改畀祠符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閙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白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為羞薄詔除而加以徼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為請蓋已出休迫無聊之計而隕於貪冒苟求之議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譏謗庶幾未死之間又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甲

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命於吏民之上者伸苦樂萬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見次則又不必謄那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宮乃其權宜物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兩宮倍保崇重宋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陳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積弊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日未敢洩此意若過朔弦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舉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太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等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餓莩却怨此米

無討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又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米冺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爲中制然若不開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開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效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猶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開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此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開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猶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

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詬而姑爲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廉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等適值大赦遂討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倣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又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低戶即令召人對佃則數年之後根本墜拔鄉官徒中空拿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采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優爲善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察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慄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怪以爲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行已照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自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禀畏萬一有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即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嫌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郤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閣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鼂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郤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税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産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熹區

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遂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以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踈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又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徧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

空山其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徼倖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賓客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其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谷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者不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繫縕之憂因來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漸減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而令州郡受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貪鄙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

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葉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降與所發之人全船遣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使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遷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換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意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已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潽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

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憲前
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
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
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使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
少只一劉尉求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足
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
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
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則之
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
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
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公
狀申述拱俟回降即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
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
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
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
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
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
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
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
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
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
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
謹録一通冒渎鈞聽惓惓皇恐屬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
亦當一一面條具申禀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
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客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
毫髮擾之詔令所須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
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從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爲
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
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逆聽累月竟未聞公
論之勝邪説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
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麤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依仰敢乞上爲
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
惠疲甿方幸得以罄竭駑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
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勉者已具
公劄申禀乞賜陶鑄宫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
拾孤幼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餘本州
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爲伸嶽祠
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
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
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

之十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讒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録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華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
胥動嘖嘖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
此可惟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
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
無出入門墻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為詞說秉間伺
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
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
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
行視田野汀之行貫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
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為說以敗之
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閭門舍人林宗臣者亦
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

猶今泉之貧民願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
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為之慮而
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
自為門下之計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
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
也然熹嘗竊謂明黨之禍止於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惟黨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
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自以為
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
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二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
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又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令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

哉熹不勝憂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奬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腹少答恩顧不自知其任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閤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强而彼弱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宇曲折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左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二言勉之幸甚近因遣官下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爲方量之意并以善法授之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爲憂而不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爲熹一介作輕也更乞加意垂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 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屏處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龍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特狀申省愚慮悃款鑿竭亡餘不敢重瀆崇聽得賜省覽

諫惡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四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予萬幸其又蒙聿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為此然周遭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戴放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負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為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揚前委曲數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已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遂首之心亦不為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為與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墻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安意丞相更當留意傳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諫諍忠慮於國者仰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昌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言爲丞相嚴又願丞相之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
知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諭至於勤繹
三復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知尊命但忠賢奔竄王
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相
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
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論之
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嘉嘗
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
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
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
并紬王蔡之屬則其所以交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

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
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
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
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
助成依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
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嘉猶有所未喻
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誡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
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實主之不同以
陽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
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躅
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月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其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崇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肯又蒙勤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元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奉告命奉表稱謝矣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儻蒙照察千萬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爲多此縣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十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

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府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永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奬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牖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身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車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

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月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設險抵巇已足爲患況居承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彼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彼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向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彼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揺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絶無毗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覘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踰歩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明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

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二三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嗣端初除范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喜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審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超遷戾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來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已爲厚矣故熹前日奏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

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遵聞以副聖主華袞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于存歿而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情尊仰不勝拳拳敢以爲贐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聞道左拜違不勝惘惘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久矣合施到關目若已得請則無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耶夕見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爲詳言說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豪奪之徒以爲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爲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爲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審覈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爲前卻者

此諺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多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憲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憲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往往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諭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憲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喜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憲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憲非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荅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鐫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盛肯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憲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大雖不忍窴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憲雖無狀不識廉恥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具渙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月經此亦嘗託其

面稟今以被受月文方借得人丞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切之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玆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悃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

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聖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
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
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
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抗威就
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
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
藩服而喜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
率多碌碌凡庸睢盱侗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
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
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
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
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喜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

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
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喜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
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
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
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喜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
三山喜前此已嘗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
無益之空言也末由趨拜瞿鳥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喜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喜久病
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溽暑伏惟論思多暇神人
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
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

商較者揆之似已大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開標的已建而未見惕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局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衛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耶士君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君太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弱飲食減火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窒略就且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幸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奏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紓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由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絶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絶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丞聽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絶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絶戶江曠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白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瞻學

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録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絶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絶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丞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往賣上四州絶院則又礙江騿江大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賣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来上四州軍如有絶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合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妄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疎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奉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忘嘲笑於流俗如時議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傳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隄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窒礙之弊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盬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

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又欲言之而不得暇今自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敘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李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庥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又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爲恃昧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其官裁之熹瞻望台顏無由趨拜屢爲伏乞上爲兩宮垂意茜鼎之衛光輔神聖求福寧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牆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脩致瞻御者之問適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

无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横被
擢自開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其官顧念疇昔曲借
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癸丑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
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沂流運綱
或半歲而後達腳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
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
非料抑雖鉄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很狠而州府漕司不
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爲出賣落
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
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
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
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
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
而官吏免得員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
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爲穩便比下方以爲
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内有司偶失契勘部將本司積下諸
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沂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
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
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
員法行險敗私之詭計後不至爲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
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乃不察而
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

倒豈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漏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趁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要貴鹽而潛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下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猿須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眷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弊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裘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知其於寶瑭姻婭之厚而四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無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狠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仍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勤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以亦未足以酬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勞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跖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疾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喜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眞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寬罷恩則又未蒙賛可顧以元白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瞽誠欲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喜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喜前日之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至已下士之誠而喜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喜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馬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徇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喜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鼎鑊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茂一本作發

喜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道途以俟報寵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諭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
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遺告之然必
直書其事而勿為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為厚幸不
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度歲時導導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墓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
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則已榜客位頒告賓客官屬矣過袁
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
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改耶抑偶未之省
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
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侯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起江西
入覲時求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葬

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
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略其
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日秦諱時方語從
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溥已易之如所言矣
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弊
謝不獲叨宵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
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間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重
挈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
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副致戔戔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喪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爲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頻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太專槩物之中也伏想今玆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棄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爲苦雖在閑劣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陳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從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重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詎所樂聞故敢輒以爲請并幾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敕書修葺忠臣祠廟勢勉晉譙閔王及近世孟超二龍圖劉大夫超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狀承局袁超齎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

服冠免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誰主等廟禀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別具禀次
禀上覆

答李季章書

喜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如何故宇寥寂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秉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鬻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救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惟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向不管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大者

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敕得備祠官之數皆此陶鎔豈不知感但鐫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庶區區愚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大廟致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此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擾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繼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太祖嘉固已議之矣而亦未

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
憂虞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喜本欲於免奏自効前議
不明致此陳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沮執其指摘
姑從刑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
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千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
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為之耶歸來因閱
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荊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
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喜愚暗不
見事機向者嘗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
大不相知而平白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
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
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
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喜不得已將出下
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廟入輔王
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
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敬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
念之喜首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昉二劄亦已拜領
皇恐之劇事此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
為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 錄示所擬奏稟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
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
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仲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扆自劾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般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豕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刑勢與集賢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日疾未瘳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上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劉子語簡意足李侖必須留意但恐見黃裳伯浪須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臨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清和豈弟人也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拙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愜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爲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郎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簒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爲國家計此可爲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目已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爲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又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

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待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攘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舍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遽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矣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姑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豪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開陳君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閔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攲熹亦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爲

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于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負郎前此一切中予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此之為何恐或不足則亦當鐫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又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附遞致懇適龔提幹過門謹此脩敬并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為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劉子

熹山野抱拙處世不諧然自少自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敗以屈其門亦庶幾得因緣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欝結冤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樂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秉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忘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已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猶容其留未肯身任

其間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絶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冊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嘗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入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衛防之計聞者傷歎況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又伺候也非聞宜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暇自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已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

焉庶幾粗以塞其受命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杳窮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聿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抗昨白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倖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喪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爲乞保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申腳色之類否案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猥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赴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毛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俞印紙已借入爲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劒田右司雖是故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魯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尊令吳定徃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瀕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汉狀式觀之但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令幹請人令勿幫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保官久求不得已絶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丞作書賀之并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俞圓文字

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擢谷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脩於義者則爲君子脩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辛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羊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非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很很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疎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

默計中外羣公咸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熹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使不但拯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無收盖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寶藏無窮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又爲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即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

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爲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跼蹐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魯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交喪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爲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畛限不肯卿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盈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砒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挽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文字事餘十有許一意彼所言禮書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爲用之廢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煞舊本今先附案一高數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病皆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官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内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内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爲便但今編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

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諭究本末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邦者垂於來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見翁公措畫此事至今爲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權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自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罩納村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捻坐勑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罩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開過簿廳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此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罩納村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捻坐勑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罩脫賺人一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開過簿廳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戶決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勑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晝時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彦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開

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又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粟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恩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鄉部唯有廣東船來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

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外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蒭節接續長遠乃為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為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為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為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糴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糴而不可通販蓋就糴猶為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祧廟世道消息一作消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5.46-Sy978k
タイト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巻目2巻續集11巻別集10巻』

ガラス使用